

夢

厂

雜

著

讀書閒評

目錄

閔孝子傳

童二樹傳

余秋室

潘蓮巢

王三錫

戴芭塘

湯松阿朱青雷羅克昭合傳

李蘭亭

朱中峯傳

許蘭谷

尤貢夫

方蘭如奚鐵生合傳

蘭陵女史

陳衣香

羅兩峯傳

董小池

陳壽山傳

唐琴巖

劉義峯

余竹西

寄塵

王湘洲傳

金竹蹊

李穀齋

程不山

李紉齋

王逢心傳

羅存禮傳

夢尸雜著

讀書閒評

山陰 俞蛟 青源

語云人微則言輕况弁陋不文妄談風雅
寧不爲識者笑乎顧六法一道雖無寸長
之擅而心竊好之每搜覽古人遺蹟兼採
往哲論畫諸編摺摭審核三十餘年矣馬
雖駑而識途農以老而知稼因就時彥之
善畫者別其宗派論其優劣而生平行事

有可紀者亦因其藝而及之若云確然有據軒輊無訛余則未敢自信所惜者交游未廣聞見無多四海之大僅得如干人不足供耽奇嗜雅者之一瞬耳

閔孝子傳

閔孝子名貞字正齋或呼閔駉子居湖北漢口
鎮幼失怙恃稍長見人於歲時伏臘懸父母圖
像而致祭者輒欷歔流涕痛二親遺容不獲見
也或謂寫真家有追容之法求生人眉目口鼻
修短肥瘠之相似者可彷彿得之而楚中寫真
訖無佳者因篤志學畫吮粉研朱歷晦明風雨
暮年而得長康韓幹之妙朝夕虔禱觀音謂天

下人如恒河沙數寧無一二人與父母相肖者
求慈航神力默使來前而圖之鄉人咸笑其誣
有給之者曰昨見翁媼携筐拄杖與君家椿萱
酷類有事荆襄計程可追而及也於是正齋屏
息疾趨一日夜行二百餘里足皆重繭果見翁
媼延之而返其貌直與父母相似寫畢翁媼忽
不見鄉人於是驚異歎息孝思所感可以通神
明若是其靈異也由是楚以北咸稱正齋爲孝

子云正齋旣工寫照四方求畫者摩肩擊轂然
遇貧賤者靡不應富貴者必重索金幣曰世多
黨太尉殷荊州之流非金箔點睛輕雲翳目無
以得其歡余何爲以傳神阿堵之筆爲若輩描
食肉相乎時湖督聞其名招致之正齋先以片
帋呈副本形韻俱全神情兼得制軍大悅令速
竣繪事正齋索潤筆二千鎰當事怪其妄正齋
曰制軍之位黨太尉殷荊州之儔也倘無重貲

而應其命是輕制軍耳輕余畫也益至千金卒
不應制軍怒欲繩以法因挾其父母圖像避入
京師寓潘家河沿之晉陽庵余過訪之正齋注
日凝視握手大笑如舊相識出奉饌圖索題圖
繪其二親憑几坐已率妻妾奉壺飡於堂下蓋
識其不獲生事之恨也幅中名作如林余亦題
長亭怨慢一闕恒欲爲余寫照余嫌其每作必
三日謝却之其寫意人物最工間作白描山水

師巨然墨竹有梅花道人意然不多作求畫者
所贈潤筆隨手耗散絹素積几榻皆滿卒不償
以是人皆怨之至有嫉之如讐而正齋不顧也
居三年窶甚遂負襆被策歛段出都門而去嗟
乎以正齋之畫上而卿大夫下而士農商賈孰
不欲爲父母寫真以遺子孫歲時瞻仰倘求而
輒應楮墨之潤不數年而成素蠹如反掌耳且
以制軍之貴自兩司而下莫不奔走恐後思得

焚山雜著卷七

其歡心正齋顧一布衣挾筆墨以相抗幾蹈不測之禍而不悔亦何爲哉或曰此其所以爲駭也余曰非駭也古之愚也其孝不可及其駭尤不可及也

童二樹傳

童珏字璞巖號二樹會稽名士也博聞強記有
文名又工書善畫尤長於梅畫竟必題咏刻印
章署其下曰萬幅梅花萬首詩性高潔不求聞
達年二十餘未嘗應童子試也郡守聞其賢倩
人勸使就試特置榜首迨學使按臨仍托病不
出日與里中耆舊飲酒賦詩座上客嘗滿半皆
問奇字索書畫者豫省撫軍數千里外走書幣

聘修省志解維將發猶抒帟篷窓寫暗香疎影
以償夙逋其畫學宋人楊无咎而花蘂不繁枝
幹屈蟠微見橫斜之致而無拔劍張弩之態可
謂得梅之神韻矣然余不奇其畫而奇其詩蓋
二樹之作畫也無論巨幀尺幅求之輒應數十
年來墨蹟遍天下豈止萬幅哉而其詩長歌短
詠信筆而書各極其致不盜襲前人不雷同已
作斯爲難耳萬幅梅花萬首詩豈誇語哉豫志

畢復就江左撫軍之聘未幾卒於維揚誌館

余秋室傳

余集錢塘人字蓉裳號秋室登乾隆丙戌科進士廷試不用逾年以薦徵入史館授編修自幼神情蕭散讀書之暇留心繪事以逸筆寫生凡叢蘭修竹花草禽魚無不入妙而尤工士女都下遂有余美人之目然頗矜重不輕作求者恒經年不報索之急則隨手作花竹應之余曾見其繪文姬歸漢圖鬟髻巍峩裙裾飄渺低徊於

黃沙衰草間一胡奴鞚馬作努力狀神情奕奕
又見欠伸簪花二圖俱綽有風致不類凡工畫
竟題詩神韻閒遠不屑作庸熟語而書亦古秀
三絕之稱殆無愧焉爲人和易無達官氣嘗散
車羸馬踟躕道左間或徒行遇故人相識者卽
立談移晷塗人不知其爲王堂人物也故余每
遇當道避之惟恐不速而於秋室樂與之交問
字聯吟且十年矣其文采風流之雅冠於翰苑

不自侈清要驕態凌人不役役於要津奔趨諂媚以求遷爵秩學優品粹有足多者然而花磚顧影供職承明之廬幾二十年每爲同列所笑年來由諭德贊善薦擢侍讀功名遲速固無待乎奔競也

潘蓮巢

潘公壽字蓮巢江南丹徒人畫山水用沒骨法
林秀異傅色明淨別有意趣余不勝心折友
人畫小池自楚中來携蓮巢所作便面用白石
翁法染以雲林墨光清潤蓮巢古雅直非都下
山水家所能夢見王太史夢樓與同里閑每畫
無不經其題咏者昔鄭廣一人而兼三絕今則
合兩人爲之從此藝林又添佳話矣按古來畫

花卉者以徐熙其筌爲最而沒骨始於黃筌當時有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之語余以富貴不若野逸爲佳然宋時馬遠作山水間用此法於峯頭坡脚是以朱標惟樹本用墨筆勾擦蒼潤清湛別有意趣是富貴態亦未始不佳也茲蓮巢又全施五采絕無墨跡可謂用古而不泥於古至韻之厚薄有目者所共知不必余爲置喙也

王三錫

吳郡王三錫石谷裔孫也工山水北平余竹西
客吳門得其所繪冊頁十二幀示余邱壑位置
不作尋常蹊徑運筆亦別具雅韻著色尤清湛
邇來山水家無其匹也蓋畫著色爲難重色爲
尤難不知者動誇水墨詆著色爲匠古來文人
學士作畫用羸青石綠者不知凡幾彼特未之
見耳顧著色不佳易流於匠世人避難就易以

墨汁塗抹聊圖簡便遂謂山水不宜著色謬矣
竹西爲余言王君年七十餘無異少壯乞其畫
者必重具金幣函致之一日有負錢數十緡叩
門求畫却不受曰古人諛墓得金書碑酬絹當
必有交接之禮豈余賣畫行同市獐乎其人怒
而去時咸服其高致云

戴芭塘

戴鎬字芭塘吳興人弱冠卽喜畫竹購古名人墨蹟置之寢所仰卧靜觀久而領會合仲圭仲昭兩家法叅以己意不拘拘於攢三聚五重分疊个而自得風梢雨籜之致所謂聚渭川千畝於胸中而出之者世人畫竹多以錢塘諸日如爲師承芭塘獨謂日如細筆虛攢避勻而失之碎蓋三五大葉之內間以虛筆點踢爲畫竹之

大弊也其取法之高而肆力之專如此家貧賣
筆爲業恒往來於京邸凡公卿士大夫擅筆墨
者無不識芭塘聞人畫竹必訪其居處親睹其
交柯接葉以驗已之工拙其虛心集益又如此
倘芭塘天假以年爲之不已則竿頭日進安知
他日不與吳夏齊名惜已酉冬歿於京寓

湯松阿朱青雷羅克昭合傳

湯謙字松阿金陵人也童時出家爲道士故時人又以湯道士呼之畫宗黃子久而悞於麓臺山水欲毛之說因取敗毫如箒者醮以枯墨皴擦而成重傳青赭色亦覺縱橫蒼翠惜於山水中法脉漫焉弗講每作小屋於數十仞山岡之上四面空無依倚瀑布不尋源噴湧峯頂昔人謂架上懸巾者是也又於崇巒複嶂之外不作

遠山有時僅以濃墨抹如錐或如繭栗意以遠
山爲可有可無之物殊不知窮巖絕壑綿延數
百里少亦數十里倘不分佈遠山使掩映於崖
坳林隙則雖巒容巉峭而山外無山安見其脉
之長而氣之厚乎卽遠山之或瘦削或圓混尙
須就近山形勢所宜非可漫爲之也至於氣韻
生動全在烘染得之枯墨乾筆失之遠矣同時
有山左人朱文震者字青雷號平陵外史亦宗

子久其詣力所至與松阿伯仲特不用敗箒如
蝟毛耳又工篆隸解吟咏似高松阿一等又有
羅克昭者休寧人畫不逮湯朱顧盼自喜其鄉
人程不山謂其六法不獲一十二忌獨得乎全
知言哉平日奉吳人張宗蒼爲師夫取法乎上
僅得乎中張出黃尊古之門而尊古得力於麓
臺師學淵源一望而見宗蒼尊古之畫板濁室
滯彌伽居士畫徵錄論之詳矣卽步趨則效不

失毫厘亦藝林所不取而况尙不能形似乎生平好爲人師凡江南北作畫者必曰某吾弟子也某私淑於予者也及觀其人之畫則皆大過於羅并有引之覲面而不相識者以是人皆鄙之然半生遭際頗得力於繪事其同里有大僚適餐授館延之作畫爲納貲入方畧館後由指揮仕至州牧而卒

李蘭亭

李豐字蘭亭如舉人善飲因號醉馨子墨竹櫺
石室老人幹秀勁而葉森密縱橫清逸綽有師
範巨幅多作溪隈谷口清泉淙淙峭石兀立令
人有潯川淇澳之思焉性情瀟灑不慕榮利年
四十未娶每自謂顧無枕骨終必爲僧五十後
當髡髮披緇以叅三乘耳北遊寓龍泉寺與一
時名下士詩酒往來求寫此君者必載美酒相

與痛飲酒酣興發則巨幘尺幅迅掃而成否則
終月不握管卽畫亦減雅趣

朱中峯傳

朱嵩字中峯山陰人山水師北苑而叅以叔明
合兩家神韻萃於一手與王石谷同時石谷長
於傳色而中峯善於用墨石谷乾濕互用而中
峯純用濕筆嘗見其一二大幅林巒崇茂氣勢
綿亘點染勾擦由淺而深由疎而密望之淋漓
滃鬱焚香靜對覺嵐光雲氣濛濛然欲沾人衣
袂也至其魄力之宏厚結構之嚴密非解箇中

三昧者所能領會而時下以乾筆湊撮敷衍自
稱學倪黃者流非特不足與談并不必與觀也
顧世之純用乾筆者不知作俑何人或曰始於
元季四家然試觀梅道人墨氣乾乎濕乎其餘
亦淺絳烘暈或施青綠從無枯槁虺麻奄奄若
病夫者卽匠民疊石爲山經四時雨露之潤蒼
蘚蔥鬱饒有生趣何以明牕淨几之下揮灑而
出者反如灰堆土壤乎秀水張浦山先生曰濕

筆難工易流於薄乾筆點曳便捷不煩渲染所以學畫者爭而趨之作者觀者一於耳食相與侈大矜張反以濕筆爲俗而棄之然浦山祇論難易而不及美惡猶未爲知言也古詩云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又杜工部詩元氣淋漓幘猶濕合之可以徵非余一人私言矣余生也晚不獲親見其解衣磅礴僅奉遺蹟以爲模楷而十餘年來形似神非性魯腕拙徒自笑也石谷

夢川齋書卷七
名重一時迄今猶聲稱藉甚而中峯知之者獨
鮮豈繪事一道其人之或顯或晦暗中亦有神
物主持之耶嗚呼深可慨已

許蘭谷

許鏞字蘭谷與余同里開祖父皆以詩名有集
行於世故其詩清雋不凡本於家學能鑒別古
鼎彝罇罍金石古文及名人墨蹟真贋又工隸
篆真草書墨竹師管夫人蘭葉師鄭所南烟叢
雨幹秀骨天成旣脫時習復不囿師資詣精進
而性敏慧江浙畫蘭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摹書
藤書畫能亂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時存李

某者開質庫凡持古書畫往者靡弗納蘭谷恒以舊帋尺幅迅掃而成宛然青藤道人也質金可供旬日醉興酣輒譁於同人曰彼何知設此時有藝過青藤而署已名者彼且錙銖是靳矣余以愜意者署已名留以自翫或贈知己以不愜意者始質其金耳後稍稍聞於李大慙卽有以古入真蹟往者亦不敢納而蘭谷之樽屢空然李數年所貯古人真贋蹟已盈筭累櫝所耗

金錢不可勝計既慙且悔因盡出而焚之近都下有翰林某其父以商賈起家積貲至百餘萬欲購古人真蹟裱工張姓者因倩人偽作元明畫售之家賴小阜余謂殷富之家坐享祖父之遺祇宜購珠玉錦繡世人所不能欺誑者居之以待善價或遺子孫斯亦已耳何必效顰風雅強作解事哉後蘭谷晚年益貧乏遂棄儒入釋環百八珠於項下與老僧予叅終日坐蒲團論

禪理自號蘭頭陀或曰予叅畫蘭竹亦佳

尤貢夫

尤蔭字貢夫真州人以墨竹名於時用筆似本
乎仲圭而發簞不勁佈葉繁雜可以見功詣矣
欲自出機杼純用焦墨遂多窒滯嘗以粉牋寫
畢熟揉使墨與粉俱墮作碎裂紋似亦可觀可
謂善於藏拙若施於縑素則絕無生趣矣嘗爲
友人馬撫菴作春帆細雨圖以草綠色點曳湊
撮莫辨林巒而居然署名其上直不知山水爲

何物矣

方蘭如奚鐵生合傳

方薰字蘭如家樵李之石門因自號禦兒鄉農
貌樸野如山僧性高逸狷介自守工詩古文善
書尤長於畫凡人物山水花鳥草蟲靡不臻妙
桐鄉金雲莊西曹有墨林之好收藏極富聞蘭
如名致簡招之出古賢名蹟以示真贗優劣品
藻無訛因屬爲摹倣以試鑒賞家目力脫手無
不亂真西曹心折而蘭如六法亦從此益進矣

有巨商餽金數十鎰求作秘戲圖毅然却之曰
誨淫壞心術莫此爲甚余雖貧不爲也嘗與武
進趙味辛中翰暨雲莊諸公遊吳興道場山謁
太白山人孫太初祠墓乘興作圖題咏而返復
同遊惠山有前後載泉等圖爲近日藝林佳話
皆金閣折枝花鳥圖板亦其手筆也同時有仁
和奚鐵生者名岡以逸筆作山水出入於倪黃
董巨而運以己意名噪遐邇酷嗜酒醉則放顛

白眼對座上客雙瞳無儕輩久矣知不足齋主人鮑綠飲自石門携蘭如畫矜示鐵生鐵生謂此君豐於詣力而嗇於天分因作空靈簡遠之筆郵寄蘭如顧綠飲曰此雲林生老境非彼夢想所能到蘭如見之笑曰此子天姿果高惜少學力耳然無因至前足窺其隱乃作雄渾沉厚之幅答之以寓勗之意兩人既互爲軒輊而時人亦莫能定伯仲余謂方奚二君皆履盡時

下膚習蹊徑而元氣淋漓高曠鐵生似爲少遜
歟

蘭陵女史

惲氏懷英鐵簫道人季女冰之女姪南田翁之女孫毘陵舊族也號蘭陵女史適其同鄉呂君名光亨自幼本於家學善花鳥落筆雅秀敷色明淨尤長於墨菊書法亦娟好望而知淵源有自矣呂登進士任部曹視學滇南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後典某郡太守復入爲戶部員外郎卒於京師時恭人年五十餘貧不能作歸計携幼

子寓長安委巷中醫畫自給顧都下雖人文淵
藪而獨於繪事主者果稀而解人尤鮮漫以衆
工目之低昂其值可勝浩歎

陳依香

武林陳紉蘭字依香家有小樓與南北峯相對
因自號二峯山人歲辛亥與余寓於京師初不
知畫見余作山水雅好之喟然歎曰是豈人所
不能學耶僦居委巷謝交遊惟晨夕過余藉爲
他山之錯逾年恍然有悟曰余家兩峯三竺閭
林巒秀異雲烟變幻此天然圖畫也何爲撫古
人成稿乎因治任遊歸不通音耗者十年庚戌

復遊京師出畫示余氣韻雅雋運筆沉著得南
宗正派非近日都下學倪黃者所能望見因詢
其致力之由二峯曰余居家二年日徜徉於湖
山勝處領其旨趣久之覺兩峯三竺秀矣而未
奇也因裹糧負橐爲天台雁宕遊觀夫奇峯插
天危崖墜地烟嵐雨壑野樹平蕪日摩蕩於胸
中欲吞吐出之而未能也余曰然此所以竿頭
日進之驗乎雖然昔人謂山水欲傳世須五十

年功力幸毋自域余他日歸老家園舟次錢塘
當訪君於兩峯三竺索畫而讀之矣

羅兩峯傳

維揚羅聘號兩峯喜吟咏精鑒賞嘗自言白晝
能睹鬼魅凡居室及都市憧憧往來不絕遇富
貴者則循牆壁蛇行貧賤者則捫肩躡足抑榆
百端兩峯有感於中因寫其情狀裝成長軸名
曰鬼趣圖幅中題咏長篇累牘皆海內知名士
雖世俗好奇亦由兩峯腕下古趣橫生足以欣
動一時豈漫然哉昔吳道子嘗畫地獄變相鬼

子鬼母極琦瑰倜儻明季宛平崔道母畫許旌
陽移居圖亦有鬼魅道子人物爲古今獨步其
畫鬼也乃一時游戲之筆而道母生當明季目
擊亂亡不無感慨寄托惟宋時龔聖予直欲以
鬼物見長口哆張而目狠視骨象猙劣觀之令
人不歡然聖予諸人皆想像而出故作詼儻以
驚世駭俗豈若兩峯確有所睹得於心施諸畫
者之爲善乎昔錢塘金壽門樹幟騷壇聲稱藉

甚客居維揚兩峯師事之惟謹每作畫乞其題
咏署名其上時人遂爭購之其實壽門固未嘗
有片楮寸縑之作而張浦山畫徵錄得諸傳聞
之誤也歲辛亥晤兩峯於京邸見所繪梅竹雅
秀多致而於西方象教圖莊嚴清靜宛然面壁
觀心高出諸作之上始知兩峯之伎又不止於
畫鬼也

董小池

董洵字企泉號小池又號念巢家本山陰後移
居京師墨蘭師鄭所南雨葉烟叢楚楚有致博
通六書工篆刻集古來官私印益以近代名人
所刻不下數千百方置几案間朝夕賞玩故得
於心而應於手我朝自程穆倩丁敬身而後繼
軌者獨推小池一時名士所用印章不經小池
鐫刻者書畫爲之減色著有印說二卷別源流

正謬悞非好古之稔而所見者博烏足以語此
瑤華主人以天潢之貴嘗延之入座製印厚賚
金帛以潤鐵筆題其寓齋曰印香書屋復爲延
譽公卿間可謂不負所學云

陳壽山傳

京師萬柳堂之西北隅有古刹曰夕照寺或謂
卽燕京八景金臺夕照之遺址也大興王安昆
書高松賦於殿之左壁右壁松樹五株爲陳壽
山筆壽山名崧天長人遊楚不遇入都賣畫作
生涯筆多匠氣觀之令人胸次作惡故其畫恒
爲市廛商販及胥祿家所寶騷壇藝苑之士莫
有持縑素乞其揮灑者獨夕照五松離奇夭矯

蒼翠濃鬱恍聞謖謖濤聲起簷際而置身千巖
萬壑間余每入寺必瞻玩移晷不忍去寺僧爲
余言壽山作書時值長夏解衣裸體酌巨觥連
飲磨墨貯瓦甌睥睨久之然後纍几而上皴擦
勾斫颯颯有聲晌午天大雨傾注若黃河乍瀉
千珠萬珠跳擲階下庭水積尺許雨霽而書畢
夕陽猶在高春也殆古人所謂習有成稿意在
筆先者乎蓋畫無論山水人物花木不難於小

而難於大譬諸寫字以纖毫滉几於尺幅中作
小楷極整齊結構及縱筆作擘窠書往往散漫
而失繩墨者有矣殿壁縱橫各二丈有奇松本
圍徑尺而有參天之勢枝幹屈曲針葉疎密均
得平法畫松之能事畢矣王安昆書素亦自負
與畫對峙似爲減色足徵筆墨有一日之短長
而壽山塗抹半生得畫壁而傳可謂厚幸矣

唐琴巖

唐庭楷山陰人善鼓琴因號琴巖居士工韻語
喜飲每舉杯長吟詩成輒醉學畫於錢塘孫志
臯有出藍之譽畫敗荷蘆雁尤工昔邊頤公以
雁得名而墨中滲膠黧淡無致藝林少之琴巖
有鑒於此故墨光秀潤生趣勃然一時文士暑
月所持素箏無不經琴巖揮洒者家故豐日坐
小樓樓前繞栽花竹自酌酒賦詩鼓琴作畫而

夢尸雜著卷七

詩集卷七

七

外無一事溷心曲清幽高雅之致備於一身惜
爲悍妻所制詬誶交謫不絕於耳子復不肖因
山遊齊魯燕趙間越數年返則貲產爲妻子蕩
盡無遺卽昔日之琴尊花竹亦化爲烏有因憤
鬱而卒悲夫

劉巖峯

劉章甫字巖峯號望衡居士家長沙其祖父皆業醫而望衡獨愛畫雖青囊肘後世其家學非所好也余見所繪花鳥筆無耑師任意揮灑自然合度畫竹則千叢萬籜蔽壑連厓幾疑招蓬山之鸞鶴而永嘉高士結屋其中也山水工於摹倣不能自出機杼嘗贈余橫幅畫牧人荷蓑笠跨一牛數牛散於夕陽芳草間或降或飲或

寢或訛具有濕濕之致惜不多作故時人無知
其能畫牛者

余竹西

余國觀號竹西其先揚州人寄居宛平工寫竹
叅文吳而不滯師法有瀟灑之趣後嵒寫新篁
若微雨乍洗嫩籜初解非食肉鄙夫所能領其
旨趣也竹邊多巨石以濃淡筆迅掃而成陰陽
門凸自見有時墨筆之中間以朱綠二色亦別
有生趣可謂自我作古矣居宣武門外竹垞老
人之古藤書屋藤本經二尺餘春夏時綠陰滿

院瓔珞低垂酌酒賦詩操觚染翰致足樂也昔
竹垞居此著書不輟茲竹西復以書畫蜚聲藝
苑藤花有知所以百餘年來猶欣欣向榮而不
凋謝職此故歟竹西初任滇南以病歸病愈不
復出高風可挹矣

寄塵

僧寄塵湖南湘鄉人能書工畫蘭竹敗荷殘菊
縱筆皆佳年三十許丰致翩躚絕無黃面癯曇
之相寓五羊城莊家園亭自督撫兩司外莫有
不識寄塵者余過訪之見案頭文玩金玉銅甕
畢備而室中衾枕服飾皆紈綺也晌午留客器
具精潔蒸豚炙鯉鴨臠羊羹咸軟脆得宜酸鹹
中欵且備於俄頃間不煩購諸市肆別倩庖人

每過必留醉飽若以余爲飲食之人而余亦樂
與之論書畫至於寶筏金繩真如妙諦固知其
未必領會於中亦絕不見其微傍傳會感世誣
民每見世之緇流逢人輒談因果輪迴以炫其
家教之法力殊可厭鄙不若寄塵之屏棄一切
誦經茹素之虛文惟日事臨池揮翰以抒寫性
靈昔遠公招陶靖節結社廬山靖節以無酒攢
眉而去今寄塵酒食是議吾知諸善知識索書

書者日繁有徒更不煩招而至也

夢

維普救世

廣壽閒評

三

王湘洲傳

王元勲畫師之良也字湘洲世居山陰工人物
其山水花卉亦各有神理餘伎猶能寫照嘗於
尺幅中爲余作深柳讀書圖身長徑寸面大於
豆眉目井井神情畢肖而怖景設色直追元人
其寫婦女則更於逼肖中增嫵媚故閨閣淑媛
無論老幼妍媸莫不愛湘洲爲寫照也江以南
奉金幣求畫者無虛日楮墨之潤家賴以豐余

愛其人物尤愛其仕女古來畫仕女者以五代
周仲朗爲白眉畫鑑稱其不在施朱傅粉鏤金
佩玉而在乎能得閨閣之態夫閨閣之態夫人
而知之矣求其玉膚花貌如麗娟縹緲於風前
飛燕輕盈於掌上無論橫幘豎幘不拘拘於穠
纖修短而各得娉婷綽約之致方爲難耳仲朗
之畫代遠年湮余未之見要亦名下之士無虛
譽而後先頡頏者吾能舍湘洲而他屬耶歲丁

未晤湘洲於京師握手道契濶暇日爲余作美人曉起圖雲鬟斜簪倦眸初啟展玩之餘宛然巫山洛水相遇於指顧間也茲湘洲南旋聞其舟次維揚諸商士欸之作畫二十四橋佳麗畢收腕下元微之詩曰閒倚屏風笑周昉枉拋心力畫朝雲當爲湘洲咏然而湘洲老矣別余時鬚髮蒼然余又以飢驅之故歸期未卜欲再睹其含毫抒腕渺不可得念及此不禁爲之黯然

金竹溪

余嘗於鄉人陳驥勳寓邸揀其書篋有白描畫冊一頁周圍僅尺餘筆細如髮無一絲錯雜所畫宮殿樓閣繚以垣墉牆內外植花木堆盤石而殿宇之棗廊棗簇瓴甌罍戩以及欄櫺戶牖俱高下得宜崇卑有序左右列小閣懸以珠簾右簾內作男女裸接人大於豆雖五官不可辨而四支宛然時下所作秘戲圖無其妙也顧無

圖章款識詢之騷勳云其外父金竹溪曾以畫
供奉 內庭花木人物皆絕妙平日摹唐宋元
明人真蹟積盈箱篋惜年未三十而卒卒後皆
散失惟此圖獨存余因慨夫當世擅楮墨之長
而湮沒不傳者何多也倘金君天假以年運以
精思加以詣力寧不成一代名手乎陳子以余
翫不釋手持以爲贈後出示余友宗芥颿與有
同好又割愛贈之

李穀齋

李世倬三韓人號穀齋侍郎高其佩甥也少隨其父如龍宦江南獲交王石谷指授山水間與筆遂大進古渾沉鬱綽有師範然細按之終在弟子之列不能並駕而馳其指頭人物則全得力於舅氏無疑也嘗於京師憫忠寺齋堂見所繪觀自在變相三十六軸人物高八九尺或老嫗或美人或鬼魅或將帥儒臣其狀或猙

猗嫵媚各得其態度縱恣雄健心胸暢而手腕
抒張諸四壁洋洋大觀不特何無忌酷似其舅
直欲超而過之余寓居距寺八里每興至卽往
徘徊觀玩往往移晷穀齋之畫夙有盛名顧論
者祇稱許其山水而不及人物足徵鑒賞家之
難矣

程不出

程令觀字不出休寧人家貧走都下無所遇課
蒙餬口非其志也偶晤友人齋頭見其衣冠整
潔丰姿嫺雅私詢客何好何能答以客無所好
無所能也余亦姑置之一日與前友出郊歸途
遇雨友引避不出寓室則書具橫陳几上不出
正吮粉調脂鈎勒傅染爲花竹寫生筆未停揮
也踈秀而多逸致體裁章法亦迥別時流心竊

異之越數日作尺幅宛如圖惠余所謂雲髻修眉丹唇皓齒者果已曲盡其態而環姿柔情艷逸綽約亦復能宛轉出之余曰子可謂畫中能事者矣不山笑曰子烏解箇中三昧聊借此自娛耳因出秘戲圖十二頁示余布置點染似本仇英而男女燕昵之態蕩人心目處無多讓焉余因告以秀水張浦山之言曰秘戲圖不工可不畫工則誨淫吾虞子他日獲誨淫之咎也不

山唯唯者再後病歸鄉里遂不知其所終

李紉齋

李敬思號紉齋又號癡道人居江南而寄籍順
天由內庭三館供事議敘得官任新會牛肚
巡檢以畫見知於粵中諸當事其畫石最佳竹
次之花木又次之山水人物直凡工耳嘗於方
伯司閤處見所繪橫幅磐石大如牛以濃墨鈎
勒畧加渲染覺渾樸蒼潤若化爲真石令當日
米顛見之雖不下拜亦當首肯世人解畫者稀

舍竹石而取山水人物是猶癢在背而爬搔其
腹也然試詰諸紉齋四者之中何物擅長亦未
之或解其故何歟

王蓬心

王蓬心名宸太倉巨族也少登賢書由中翰歷
官至永州太守工詩善畫山水師黃子久筆力
雄渾沉著幾欲登堂而窺其室世之學大癡者
不少得其皮毛便矜張誇大而峯巒堆砌布置
逼塞樹木則欹斜錯雜不按章法此皆未曾見
大癡之真蹟但得後人轉輾臨摹之惡態也蓬
心爲少司農麓臺之孫去奉常公烟客六世二

公當日筆墨皆宗大癡爲本朝山水家領袖而
又收藏古名蹟最富蓬心本其家學足知淵源
之有自矣居官簿書之暇詩酒自娛有燕寢凝
香之雅人俱目爲風流太守年七十餘致仕湖
北畢撫軍延之作畫主賓欵曲其得罄腕下烟
霞邱壑之妙可知也雅好奕而不工遇宴會喜
與人拇戰世俗拇戰無論勝負率以三數而止
蓬心若負其二則不終數且畢席不與其人

爽勝可終日不倦負亦卽止其門客屬吏或故
爲敗北則詡詡色喜此亦其生平之小疵也

羅存禮

羅存禮粵西高士也好遊自號五岳遊人有司
馬子長之風工山水家貧以筆墨作生涯嘗摘
六如詩句署其門曰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
閒作孽錢可以見其標格矣畫法巨然縱橫馳
驟不囿師資喜作窮巖絕壑灌木叢莽虎豹所
不居也蛇虺所窟穴也毒烟苦霧所羶也山精
木魅所憑依也余曰是殆爲粵西山水寫照乎

蓋粵中有山皆險無水不湍羅君生於斯長於斯故得於心而應於手者如此余時客粵數過訪皆不遇庚子入都於友人齋頭見有客衣冠樸野貌清癯抵掌談吐納之術詢之則羅君也云自衡岳北遊登岱宗芒鞋藤杖尋幽探勝已兩年於茲抵京方匝月耳余以其遊屐初至未遽去越數日訪之閒雲野鶴不知所之矣比聞其結屋衡山挈妻子偕隱吾知其窮七十二峯

之勝以供磅礴與世之摹成稿搨粉本者大有
徑庭惜相距道遠不獲見也

余紀羅君事越數日夢一道士叩門揖余而
言曰余西粵之鄙人也既不能立德立功於
時復不能閉戶著書立言垂後古人三不朽
余何有焉孤踪弱植自問與草木同腐乃重
煩楮墨表揚幽潛邇者東王公命余繪天下
名山圖五十年始克竣事君記取連九之期

三山之畔當進五雲之漿太元之酪爲君一
滌塵垢所以報也語畢拂袖去余亦爲柝聲
驚寤涼月滿窓夜將午矣夫天下名山在世
人必扶筇著屐負橐裹糧越數十年之久殫
畢生之力不能遍遊者有矣仙人則青鸞赤
鯉乘虛往來朝而圓嶠暮而瀛洲又何待繪
圖以觀豈仙人亦欲學宗少文卧遊耶且連
九何時三山何地五雲太元之漿酪又何物

乎夢境恍惚亦聽之而已顧東王公攷諸列
仙傳生於碧海芬靈之墟凡男子得道者隸
焉天上作畫勝於地下修文羅君仙乎哉

夢尸雜著卷七終